



共和國廣場

馬耶洛娃著

新文藝出版社

馬耶洛娃

共和國廣場

董問樵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瑪耶洛娃是榮膺“人民作家”称号的捷克著名女作家。共和國廣場是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所寫的長篇小說。內容主要描述沙俄時代的一個猶太裁縫學徒，怀着革命的熱情從沙俄逃亡出來，經過維也納到達巴黎。他想在那兒追求他的革命理想，但不幸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歷盡各種苦難，最後被捕入獄。這本書尖銳地抨擊了當時的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恐怖活動，抨擊了他們在澎湃的工人運動面前所表現的懦弱無能，同時也描寫了工人羣眾的集會和罷工，指出了道路。

Marie Majerová

PLATZ DER REPUBLIK

根據 Aufbau-Verlag Berlin 1951 年版本譯出

共 和 國 廣 場

馬耶洛娃著

董問樵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壹號

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86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7 15/16 字數 182,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5) 0.75 元

譯 序

瑪麗·瑪耶洛娃 (Marie Majerová) 是捷克斯洛伐克最負盛名的女作家。她今年已屆七十三歲的高齡。她以長篇小說汽笛和礦工之歌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蜚聲于國際文壇。本書共和國廣場 (Platz der Republik)，也是她成名的巨著之一。

本書的主角路卡·衛希寧是個猶太青年，一個裁縫學徒，從沙皇俄國逃亡出來，經過維也納到達巴黎。他幻想着巴黎是革命的城市，是總罷工的城市，是震動世界的巴黎公社的城市，也是人類未來希望的城市。他充滿了熱情和希望，去追求人類的正義和自由，但不幸陷入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中。後來他發現了這些人在空洞的理論和漂亮的口號之下，掩藏着小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意圖和行為。這位無產階級的猶太青年，經過了思想上的迷惘和混亂，生活上的掙扎和失業的痛苦，弄得飢寒交迫，備嘗了巴黎社會那種最殘酷、最酸辛、最淒慘、最絕望的滋味。他終於在某年五一節那天，因為在共和國廣場上槍擊法國軍官而被捕入獄。

讀者通過這本書，可以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一個歷史時期，可以看出當時西歐工人運動中的某些弱點和錯誤觀念，而且可以了解無政府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危害性。

路卡在被捕入獄以前，揭露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信條的虛偽和欺詐，他所作的沉痛的自白，到今天仍然是對法國資本主義有力的批判。

馬耶洛娃以犀利的文筆，對書中的各種人物都作了生動細緻的描寫，特別是對主角路卡那種天真、幼稚、倔強、奮鬥不懈的性格，刻劃得異常深刻動人。

本書是根據一九五一年民主德國柏林建設出版社出版的德文譯本轉譯的。譯者淺學，粗疏遺誤的地方，在所難免，希望讀者隨時加以指正！

譯 者 一九五五年五月上海

啊，海是多么伟大，

我的船却这样渺小！

——福楼拜尔——

主要人物表

路卡·衛希寧 本名雅各·哥德斯密。沙俄的猶太青年，裁縫學徒。

他是本書的主角，原文中有時用姓，有時用名，書中一律簡稱路卡。

所羅門·哥德斯密 路卡的伯父，裁縫匠人。

亞爾伯特·李百達 法國無政府主義團體的領導人。書中簡稱李百達。

茜蒙妮塔 法國女青年，無政府主義者。

亞曼蒂娜 同上。

亨利 法國青年，無政府主義者。

蕭勒 同上。

安德勒 同上。

彼德施基 俄國青年，無政府主義者。

瑪莉莎 俄國女青年，無政府主義者。

露茜苔 俄國的猶太女子，參加無政府主義團體。

波立斯·巴那班諾夫 保加利亞留法學生。

麥南 職員，無政府主義者。

魯易莎 麥妻。

雷金娜 賣花女郎。

科侖布醫生 無政府主義者。

第一章

夏天早晨耀眼的陽光，穿过三等車廂上齷齪的窗簾布，路卡·衛希寧从睡夢中驚醒過來，這場睡眠並沒有使他得到多少休息。車子停在一個小站上；路卡睜開眼睛，看見一所被野葡萄藤遮沒了的候車室。車站的名字却看不出來，因為當他想要俯身到窗口去張望時，覺得有樣什麼尖東西直刺着他的脖子，使他無法那樣作。

他只好保持着佯睡的姿態。從半開的眼瞼中，注意到對面的一個大麻臉正在大聲打鼾。身旁是一個形容憔悴的青年，睡夢中嘻開嘴巴，嘴角上挂着一條口涎。路卡悄悄地站起來，把窗子打開；他清醒後覺得車廂里的空氣悶得難受。

窗口立刻有一股新鮮的干草氣息侵入車廂內。

路卡看一下他的錶，表殼的光彩已經磨去，顯出黃澄澄的顏色，接着他擲去黑罩衫上和膝頭上的煤烟。

窗外的風景在眼前飛馳而過，他過去的生活也隨着慢慢地從回憶中消逝了。

路卡·衛希寧是從維也納上車的。他原來由於害怕沙皇的警察、哥薩克、和種族歧視的屠殺暴行，逃到了奧國首都。他本名叫雅各·哥德斯密，是個裁縫學徒。他心里懷着鬼胎，以為犯了反對

沙皇政府的罪行，須得躲藏起來。原名路卡·衛希寧的那个人，早就不明下落了。這一來真應了那句“物質不滅”的話，于是这个營養不良的瘦長个子，雅各·哥德斯密就買得路卡·衛希寧的護照和工作証，湊巧那人也是一个裁縫學徒。這件事情是在基輔当着秘密警察的面，在房間里辦妥的，那兒堆滿了許多走私的書籍和雜誌，代價是十五個盧布。

得啦，可是維也納對於路卡說來，連十五個盧布也不值！從那輝煌大街上的裁縫師傅算起，一直到那住在地窖里、雇用兩個學徒來維持生計的縫補匠人止，都以極廉的價錢來購買路卡的勞作物。路卡是專門縫馬甲的：他縫那種炫耀於華貴跳舞會上的白色禮服馬甲，以及那種在環城馬路上兜風穿的、有花紋的馬甲；他替大腹商人縫那種碩大的、罩袍似的馬甲；但他也縫普通的标准小馬甲。後一種用的綫要細一點兒，材料要壞些，式樣也要馬虎些，這是配合工人服裝用的。星期日他到處都碰見穿這種馬甲的工人從城裏出來，到郊外遊戲場和森林裏去玩。

路卡在維也納度過一個齷齪的冬天，一個多風多雨的春天，和一個空氣沉悶、塵土飛揚的夏天。在整個時期中，他的東西都弄光了，僅剩下一套惹人注目的隨身衣服，就是那件系着帶子的黑色俄國罩衫，和那件向後分開像一對翅膀，末端綴有兩個黃鈕扣的、僵硬的冬大衣，他沒有錢去換上一套西歐常穿的服裝。

當時他的工作和生活不是在一個作場里。有時在地窖里工作，利用窄狹窗口中央斜照進來的人行道上的燈光。他抬頭望去，瞧不見人的眼睛，只瞧見人的腳，曳着骯髒的鞋，麻木而冷淡地踏過去。有時出現細瘦的狗腿。狗兒使他高興，因為同時會掠過不斷抽搐着的狗嘴，和忠順而潮潤的狗眼。

那些鞋子似乎在對他說：“埋下頭來，奴隸，對着工作，不許瞞

太陽，不許瞧天空和花草，縫吧，縫吧！要是你因为幻想或感覺疲倦而抬起頭來，那末，我們立刻就會把你踏成泥漿！”

他經常跟那些穿鞋子的腳爭吵，一直到他厭惡了，他就辭職。

另一回他在一家污穢的作坊里工作，這兒用木板在半空中架了一個柵欄。工人們要用梯子才能爬上這種柵欄里去。他在这兒縫紉的時候，頭几乎頂住天花板。他的皮膚失去血色，眼眶周圍顯出黑圈。他的身體停止發育，而且開始咳嗽。

他在俄國大学生當中結交了好些朋友。作坊里的同事們不懂得他的嗜好。他把每一分從飲食上節省下來的錢，用去購買小冊子和書。路卡經常總有着大量的書刊，此外，還常常參加集會，奇怪的旅行，以及秘密的通信等。他不僅喜歡听取別人的意見，而且也喜歡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參加公開的大會，參加街頭的宣傳和示威，有時他發表演說，常常有些熱烈的擁護者，把他當作俄國革命的代表。

不久他在維也納居住的最痛苦的時間到來了。

維也納為了選舉權——普遍不記名的選舉權而鬥爭。這個老媽媽似的維也納好像發了寒熱病，血管里的血液似乎快要沸騰了，激發出意外的力量。路卡自言自語地說：現在老媽媽維也納開始革命了。

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路卡一直生活在一片美麗的、極度誇大的夢境中。他完全被那奮鬥的工人羣衆即將實現的各種希望，被那眼前即將出現的市街防塞的影子，被那最後勝利的曙光所陶醉了。他參加了人民大會，興高采烈的男子們在會上演說，從他們的眼中瞧出了未來的燎原之火的火星。那些被剝奪了權利的人，高高地舉起手臂，好像要劫去天空的光彩，爭取星辰的寶色，把“幸福之神的羊角”^①奪過來放在飢餓人羣的手中。路卡

的眼前浮起一片万头攒动的人海，热烈的幻想，简直使他激动得发狂。那些高举的手臂好像一片麦田，正在迎接收穫；城内大街上，民众在游行，高呼口号，要求他们的权利；附近的小街僻巷中还不es断涌来入羣，带着模糊的紧张情绪，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路卡在这种即将来临的危机中，仿佛还看出革命的情况，譬如：迅速的审判，把专制者送上断头台，摧毁那些讨厌的建筑物，炸毁监狱；银行家和交易所老板们绝望地逃往外国，士兵们和革命羣众联欢，地窖里的居民迁移到城内堂皇富丽的大厦中去，妇女们头上戴着自由之冠，儿童们手里拿着翠绿的树枝……。这一切都好比沉闷的乌云，瞬将化为迅雷急雨，倾泻在維也納的城头上，而十一月二十八这一天，将在闪电的惨白光中出现。

在这一天的庄严的前夜，路卡就像一只被皎洁晨光所沉醉和迷惑的飞蝇，沿着市街飘荡。他到处徘徊，内心里发出一种恬静、愉快而连续不断的笑声。兵士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穿上中世纪的金边制服的军官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一切门户都得开放！他在郊外跟第一道岗警小声交换口令，可以不受阻碍，庄严而胜利地走进城来。路卡真想拥抱整个世界；他准备忘记一切不公平的事情，忘记他的一切贫困；因为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他躺在床上，但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头上的火老是熊熊上冒。他谛听着时钟的声音。后来他实在熬不住瞌睡了，朦胧中还瞧见许多奇怪的形象，它们瞪着眼睛，从他身边搖搖擺擺地游行过去，手里高举着明晃晃的刀枪。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终于破晓了。窗口弥漫着浓雾。黑夜

① 羅馬宗教相傳幸福女神福丟娜手里拿着盛礼物的羊角，现在把这个当作丰富的象征。

漸漸地轉變為白天。白天並沒有給這個醒來的城市帶來光明和笑聲。一切沉悶得難受：市街、公園和太陽都是一樣。路卡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商店都關了門，車子零零落落地在寂寞的小巷中行駛。從平靜的住宅中，走出許多穿着星期服裝的工人，鈕扣上別着紅花。

“會發生什么事情呢？”路卡問自己。昨天的混亂印象，已在他心里凝結成直接的問號。

“是不是共和國就要宣告成立？是不是無政府時代就要開始？”他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他也不再去看詳細的答案了。可是他不斷重複着下面的一句話，這是他確切相信的：

“總得發生一點事情！”

天空晦暗得似乎低垂到地面。一陣蒙蒙細雨在空中織成褐色的絲網。人們好像在網里掙扎，沿着道路走向事前約定的集中地點。

路卡轉向城中心。環城路的盡頭已消失在霧中了。凍結的街泥使他兩腳發抖，嚴寒用一種窒息的預感充塞着他的心。巡警的鋼盔顯得黯淡無光。路卡不去注意這些。他在大學后面的街角邊等候，準備好乘機投入到戰鬥中去。

但是一切顯得異常沉寂。林蔭道上的樹木浸潤着霧氣，枯枝上的敗葉在無聲地顫抖。在靜寂中，遠方似乎傳來一種潺潺的水聲。時間慢慢地過去，這種聲音逐漸增強，變為洪大的流水聲。後來當它像奔騰的波濤般發出雷鳴似的吼聲時，人流的第一股浪潮已從濃霧中涌現出來。

路卡呆立在那兒。他死盯着男女們毫無表情的臉，一個個默默地從他面前走過。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這位革命戰士惶恐地問，同時他已

作好战斗准备。

人潮向前翻滚，新的浪濤不断汹涌而來，匯成一股無边無际的巨流。

路卡站了一个鐘头，人流不断向前涌去。他站了两个鐘头，情况仍然不变。他是不是着了魔？究竟出了什么事？或許他瞧見鬼怪了吧？不是，絕不是！人潮实际上是不斷地涌來，帶着威脅性——但是非常安靜！它原可以干出點名堂來——可是，它偏不干。难道就不發生什么事情了，一點兒也不發生了嗎？

路卡的心里感到深刻而慘痛的失望。

行動在哪兒？解放在哪兒？

难道一切周詳的准备和如火如荼的熱情都落空了嗎？难道这股人流就这样奔瀉到荒涼的絕壑中，一去而不復返嗎？

突然人流在他的面前变成一条狡詐的蛇。蛇蟠成一圈后，又重新伸展開它那光滑而巨大的軀體；它在街道上蜿蜒着，昂起尖頭，吐出開叉的舌頭朝着路卡。它在嘲笑他嗎？它似乎發出噓噓的聲音說：

“我可以干出點名堂來——但是我偏不干！”

路卡認識到蛇的偉大；它集中了力量可以干出許多事情，但是他口頭上不願意說出來，因为他思想上已成為蛇的敌人了。他正想如何來克制、貶低和縮小眼中的這條蛇，他用一種充滿了厭惡的眼光來判斷它。他現在算是認識它了。

這時磚瓦工人的游行隊伍走了過來。他們怀着胆怯的心情，踏着沉重的步伐，腳上沾滿干燥的黃泥，頭上被陽光晒淡的綠色帽子在空中晃動。他們不習慣進城來，所以感到害怕，他們慢慢地游行到霧中去了。

路卡的背后是大學的台階，這兒跟平常任何示威游行時一樣，

德意志学生和斯拉夫学生又在爭論。兩边都高举着手杖。跟着就大打出手，鬧得一塌糊塗。在路卡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部分欄杆坍塌了。

磚瓦工人立刻恐懼起來。他們茫然無主地四处乱跑，想逃開当前的所謂危險。路卡气極了，叫道：“蛇，你瞧吧，这就是你的弱點！”

沉重的悲哀涌上他的心头。虽然他已經凍坏了，可是他仍然慢慢地走回家去。他迷惘了，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件事情才好。他对于这一切徒勞無補的准备，感到失望，尤其对于羣众不使用他們那种已經集合起來的力量，感到絕望。

他再向四周打量一回。國會的屋頂上飄揚着紅旗。这是什么东西？也許會來吧？內心的火重又點燃起來。路卡喜欢突然來的、直接的和象征的行動。他等了一个鐘头，等了兩個鐘头。什么也沒有。只有紅旗在迎風飄揚……

晚上路卡失望地走回家去。他對維也納感到厭惡。从这个时候起，他不去參加大會，不說話，不講演，不看書，只圖積下些錢來准备过新的生活——旅行到巴黎去。

这个革命的城市，这个巴黎公社社員的城市，这个總罢工的城市，已經成為他未來的希望。他的脚迹所未曾到过的遙遠地方是怎样的誘惑着他！旅行吧，你这个二十二歲的路卡，你这个生着一對詩人眼睛的俄羅斯猶太人！路卡是一个幻想者，一个孜孜不倦的幻想者。

他愛好自由、平等、博愛。他愛俄羅斯民族，雖然他是城市工人，但对这个民族的認識还很模糊；他愛貧窮的猶太人，也愛地球上一切貧窮困苦的人物。他同情被壓迫、被虐待的人，他要和那些主張正義的人一塊兒活動和鬥爭。路卡總是不斷地追求着一種更合

理的正义，超过其他一切的东西。

他在罗茲城①就已经是一个革命組織的成員了。各处的秘密會議，秘密印刷以及革命法庭的審判等，吸引住他，滋長了他的如飢似渴的浪漫主义。他常常熱情奔放地談到所謂“事業”，而革命和無政府這類名詞，在他听來，比那些同他年齡相當的青年男子听見愛人的名字，還要覺得舒服。他熱心于社会革命；他厭惡政府和官吏比什么都厲害。他追求的目的是一个新的人類社会。他希望不久的將來，窮人們就會起來革命。一切到達這個目的道路，在他看來都未免太長。他希望人類最好明天就得到新生。他特別醉心于那些能够尽快实现新生活的思想和口号。他希望在巴黎找到具有这种主張的人；他把巴黎当作歐洲的火藥庫。他專心整理一卷節省下來的鈔票，這點東西可以幫助他旅行到那個神秘的城市去。

路程似乎老是走不完。他已經在客車上度過兩夜了，渾身感到痠痛，從頭到腳都是灰塵。

他用帶着蒙眬的睡眼向外望去。

火車穿過一望無垠的平原。沿途那些在草原上放牧的馬羣和深紅色屋頂的石塊建築物，都從窗外飛掠而過。

太陽逐漸升高；郊外新鮮的空氣因接近大城市而不斷減少。田野附近，沿着鐵路兩邊的細木樁上，是巨大的廣告牌，迎着列車放射出眩目的色調。旅客們漸漸蘇醒過來了，他們各自整理衣服，收拾行李。

一個紅髮的德國人問路卡：

“您曾經在巴黎住過么？”

① 這是從前給沙俄侵占的波蘭城市，現在仍歸民主波蘭。

“沒有，”路卡回答。“但是我有个親戚在那兒，他是我的伯父。”

“您會說法國話嗎？”

“會一點兒，”路卡回答。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想到，他在巴黎須得說法語。

“現在巴黎正在過節日，”德國人說。“您可以免費去逛戲院。”

“節日已經過去了，”一个店員說。“那是七月十四日，就是摧毀巴士底^①那天！”

“哎呀，”路卡脫口而出地說道。“一七八九年摧毀巴士底！……可惜我把这个日子竟錯過了！”

他用一根繩子捆扎紙箱，箱角破裂處現出一些小冊子。这里面就是他的全部財產，連多大衣也一齊在內。

列車停在一座高架橋下面。一堵風雨剝蝕的牆遮着人們的視線。另一方面是許多縱橫交錯的鐵軌。

管理員來到車廂里叫道：

“女士們和先生們，巴黎到了！”

列車再一次開動，慢慢地進入車站。路卡的心怦怦跳動，膝頭不住發抖。耳朵里嗡嗡地响起这个名字：

“巴黎！巴黎！”

突然月台上涌來了許多人。搬运夫到處撞着那些問候和擁抱親友的人。路卡找到行李寄放處，把紙箱放下。車站很齷齪，四壁的玻璃都被煤煙熏黃了，站上的職員對待旅客也不大客气。

① 巴士底是法國古時的監獄，在法國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被摧毀了。後來第三共和國把这天定为國慶日。

路卡疑惑地摇摇头。大約全世界的車站都是一樣討人厭吧？

車站前面駛來一連串大汽車，把行人逼到泥土和垃圾堆上去。車站廣場上的土地已經挖掘開了。

在這個令人不快的車站大廈的屋頂上，飄揚着藍白紅三色的法國國旗；許多被風吹破的、積滿了蠟淚的燈籠，在廣場四周的支架上不住地搖擺。

大街上的交通非常拥挤。穿着自由工作褲的工人，常常趕在矮小的官吏前面。官吏們把禮帽向后掀起，埋頭讀著手里攤開的報紙。擠滿了乘客的電車不斷响起鈴聲，公共汽車如飛地向前馳去。

路卡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跨過萬頭攢動、車馬喧闐的大街，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他站在一座中世紀哥特式的教堂前面喘息。教堂的花玻璃窗外釘上了木板，而且這顯然已經很舊了，因為太陽、風雨和霜雪的炙蝕，已使木頭的顏色變得跟石頭一樣的灰白了。大門口的字是按照模型描繪上的：

自由——平等——博愛。

路卡滿意地微笑。原來它們在這兒。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很寬闊。路卡站在那兒，向周圍打量。

他的面前伸展開那條望不到盡頭的大街，沿街的房屋前面挂着各式各樣的廣告牌和招牌，裝飾得像一片魚鱗。但是這還不是一切。店鋪的生意擴展到人行道上。家具鋪在門口陳列出鏡櫥、餐桌，以及帶彈簧墊子的床。還有把整套的房間家具擺在人行道上的。拍賣商人從店里取出整匹的衣料和整包的內衣，廣告女郎表演出新奇的時裝。店員們就像一羣螞蟻，一有警號就急急忙忙地把它們的白色大蟲蛹放在安全地點。日用品店里有許多職員在工作：有的人在挑選櫻桃，把開始霉爛的扔在人行道旁的清水溝里